

局 限 與 突 破

——「歲月就像一個球」讀後感

張 拓 蕪

近些年來我啃了不少的散文集子，一方面是爲了興趣，但主要的還是爲了自身的謀生而必須去學習和吸收養分。我自知不是個够格的愛書人，讀書一向不是爲了甚麼了不得的目的，只是隨興之所至而已，但我也挑剔得厲害，不是崇拜的作家的作品，我連他（她）們的名字都不願接觸。而如今不同，我如饑似渴地在它們之中尋覓、啃噬、咀嚼，至于是否能消化而溶入自己的血液之中，且不去管它；我只是生吞活剝地一頭鑽了進去。不管它是青澀的、甜美的、或爛熟的，我都大口大口的吃下肚去。好在味覺、嗅覺以及胃的蠕動都能傳達到腦中樞，那是一面奇特的過濾系統，糟粕的，揚掉；砂石的、篩掉；留下的全是晶瑩、滾圓、成熟對我都有莫大裨益的好作品。

我雖有鑑賞力却不具說服力，其實文章就在那兒，你自己看罷。有資格的讀書人，總愛在他所欣賞的文章邊上眉批、腳注的寫上一堆堆激賞的讚嘆以及自己的一些讀後感想，有的人甚至每讀完一本書就寫下一大篇讀書札記，或者投寄出去，像傳福音般的傳，把他的欣喜、激賞、讚嘆以及他自己的一時之愚去告訴千千万萬的讀者。我不行。我說不出個所以然來，

我只是單純的覺得無限的好，無邊無際的棒，非常非常的滿足和過癮，這不僅是嘴笨，筆笨，實在是肚子裏裝的是一把草！所以我沒有說服力。

這就如一個口吃的結巴子向人報告一件很緊急的消息一樣，原本就已經詞不達意，這一急，那更教人聽了個莫明其土地堂。不過這個結巴子心裏可清楚得很，我自己也清楚得很，我把整本書畫個亂七八糟，因為我在上面不住地打圈圈、畫槓槓，你當然看不懂那是什麼符號，我告訴你：那全是我想說又說不出的讚嘆的話語。

我讀劉靜娟的「歲月就像一個球」，也正是如此，讀到其他的好文章亦是這般炮製，把一本新書畫得黑糊糊的已經難辨本來面目。

「歲」書是以她的兩個心肝寶貝兒子為主角的一系列散文，十九篇，都九萬餘字。你讀着，直覺一股暖流，緩緩地從心頭，腦際流過，流得渾身舒泰，通體暖和，這是一本愛與真誠的書，却無絲毫說教，從不扳起面孔，教你如何如何，她無意教訓別人，只是她自己為父母的愛、誠摯、投注、參與等等的流動，從小皮球、躲避球、棒球、乒乓球到籃球的孩子成長

的過程，書裏面沒一句冠冕堂皇的大道理，只是訴說一個小母親的愛，毫無保留的投注，全心全意的關切和參與。

有些家庭，平時並不關注自己的孩子，拼命地購買新奇、昂貴的玩具，以為這樣就可以表示他們的愛心了，其實並不。不僅不能填滿孩子的真正企求，並且對自己也是一種欺騙。玩具並不是必要的，必要的是讓孩子們恣情盡性地玩，玩具只是孩子在同學、遊伴間相互炫耀的一種虛榮心的表示，灌輸孩子們的虛榮心，是一種斷傷和罪惡！

讀着「歲月就像一個球」，一面讀罪惡感便一面升高，只因爲，我也犯着這些毛病；感到對我的兒子有些慚愧。對兒子的有求必應，想來也是自己的虛榮心作祟。我就這麼個兒子，對他的愛固然是百分之一百，但還有些欠缺；比方說陪兒子做遊戲，我便不能像劉靜娟那般毫無保留的投入和參與，下一盤象棋，由於他的棋太「臭」，蹩腳馬老是教不明白，不到一個小時，便露出些不耐煩了，孩子也看出做爸爸的大人究竟非其「族類」，他也意興闌珊，還不如找他的同伴去。

劉靜娟就是完全參與了的，投入了的，她陪她的孩子們瘋玩、做遊戲、說故事、大聲的唱歌，雖然起初只是爲了安撫他們，多少也有些不耐煩，但「後來唱着唱着，我們居然也陶醉在自己的歌聲裏了。」爲什麼會陶醉？只因爲她們已經完全溶化、沉浸，也被孩子們認同是屬於他們那一族類了。

聯合報副刊三八婦女節有一個「婦女寫作的局限與突破」的演講帶座談會，發現有些先生女士的意見，和我正想往下寫的不約而同。我一直有個很固執的看法，婦女寫作沒什麼局限。一般人認爲：婦女寫作的最大局限，就是生活圈子太窄，題材總逃不出孩子、廚房、尿片等等的瑣碎家務上，永遠寫不出偉大的作品來。我堅決反對這個論調。就舉這本「歲月就像一個球」作證，你也許不承認這本書偉大，但是，你能不承認母愛是普天下最偉大的愛嗎？

古人說：「文章本天成，妙手偶得之。」其實得之並不偶然；那文章是一隻妙手寫出來的，而指揮妙手的又有個優美的靈魂——一顆偉大的愛心。才可以點鐵成金，才可以化腐朽爲神奇，才可以把那麼瑣碎、俗俚的家務事化成一個個美麗的小天使。

題材並無好壞貴賤之分，任何一個偉大的題材，在一個庸手手裏也會白白的糟蹋掉，把金點成了鐵，把神奇化作了腐朽！

劉靜娟的這整本書，就是化腐朽爲神奇的，她把那些俗俚之事處理得輕靈、溫馨、婉約而又美麗，這難道不就是一種突破？古人說：世事洞明皆學問，人情練達即文章，這句話給我們寫作的人很大的啓示，你要想把世事洞明，就必須整個進入事物中去；人情練達則是從裏面走出來。劉靜娟的散文可說已達到了這個境界，因爲她已整個溶化在孩子的世界中。

劉靜娟的散文風景不是險峻、峭拔、懸岩絕壁式的，而是平和、圓潤江南風的；她的文字也不是艷而且膩的，而是不施脂粉，樸素淡雅的。想想看以一個母親的眼眸來看她孩子的世界，那麼艷而且膩，麗而又媚的化裝術會適合嗎？

從某一個角度說，幾乎無法從她的文章中挑出金句什麼的，她的文章是一個渾然的整體，不容隨意割裂和挑揀；事實上滿盤皆是珠玉、那晶瑩、渾圓、閃爍耀眼光澤已使你目爲之炫，眼爲之亂，茫然無所措地無從挑揀了，是千澗萬壑淙淙，潺潺匯集而成的

，到處找不到源頭，到處是源頭，處處找不到金句，處處是金句，在我國當代大散文家中，梁實秋、琦君是這種類型，劉靜娟庶幾近之。

劉靜娟出道甚早，早在民國五十四年，就出版過短篇小說集「追尋」了，但是使讀者更爲注目的，是第一本散文集「載走的和載不走的」，而要說到文字和思想的成熟和圓潤，了無窒礙的通達洞明，仍然要數這本「歲月——」這證明，十幾年來她一直在孜孜矻矻地勤耕勤耘，未嘗一日稍懈；這就使她的文學成就更上層樓。她不是阿花型的人，她從不亂出鋒頭，不作令人作嘔的作家秀，有的人，有那種場合能闖名立萬，能與某些名人共聚一堂，一定奮不顧身的排衆而上；他（她）是一枚鐵蒺藜，針刺扎人！別人只得退避。劉靜娟從不做這些無聊的事，她退在一角，靜靜地聆聽，冷冷地觀察，她是袋中的一顆不露鋒芒的珠玉，而鋒芒自在她身上；別人搶奪也搶奪不去，想遮掩她也遮掩不了，劉靜娟就是劉靜娟。她只想作好一個妻子，一個職業女性，尤其兢兢業業於做一個稱

職的好母親，劉靜娟只是平凡的劉靜娟。

劉靜娟不是明星型的女作家，以她作品的紮硬堅實，早該大紅大紫一番了，別人爲她不平、惋惜，她自己却對自己的作爲甘之如飴。從她的作品中看得出，她一生最大的成就和滿足，只是做一個盡責的妻子和母親，寫作，在她眼眸深處不是佔重要位置的，至于名和利，那就更不值一顧了。

這麼紮實的好文章，何以竟少人評介，就我的孤陋寡聞，僅林雙不提過。我有所不甘，也不管自身有無這種能力，且寫下來再說。

其實這不能算寫，應該是「譯」，我只是把畫在書上的圈圈槓槓「譯」成文字而已，譯筆不高明自是意中事，但是不譯出來心中也着實慙的慌，恰逢書評書目陳主編索稿，且將這篇寄上塞職。騰稿時又逢劉靜娟榮獲國家文藝獎，如果不太佛頭着糞，謹以此文爲賀；也證明我譯筆雖差，但眼力匪淺。

七十年三月廿七日深夜后山居